

用文字抵抗遗忘

对话作家梁鸿

□河北日报记者 肖煜 张晓华

“这是写作以来最有冲动却最压抑的一次书写，不仅是结构和语言的寻找，还有想找到‘亲人相逢’般的过去与现在、爱与痛的交织。”在充满哀思与怀念的4月，作家梁鸿推出长篇小说《四象》。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实交织相连的奇幻空间——孤独的城市青年韩孝先与韩立阁、韩立挺、韩灵子三个亡灵从故乡河边的墓园开始，游走于梁庄、吴镇、穰县、省城，串联起一个村庄漫长而曲折的故事。

这是一种生命和情感的延续。梁鸿坦言，写这部小说最初的冲动来自她对父亲的思念，“我到墓园去看父亲，似乎能听见父亲的叹息，他太寂寞了。我想让这片墓园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都能看到、听到他们的故事并且传诵下去。他们虽然已经离去，但仍然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声音还在某一生命内部回响。”

探寻独具特色的叙事视角和语言风格

记者：阅读这部小说，感到无论叙事结构还是语言都具有探索性和挑战性。小说采用多声部内心独白式的叙事视角，四个主人公分别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用大段独白讲述各自人生，现实与回忆交织、碰撞。故事从梁庄河坡的墓园开始，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过程，又回到原点，以墓园结束。在章节安排上，分为“春”“夏”“秋”“冬”，这也是一个轮回。故事结束，让人感觉如同做了一场既现实又缥缈的梦。这样的结构和语言不仅为您的写作带来一定难度，同时也为读者阅读带来一定难度，您为何采用这种叙事结构？

梁鸿：读这部小说，确实会对读者构成障碍。你们在阅读中有没有想要“弃剧”的念头？

记者：尽管开始读有些难度，但因为有意念在里面，所以并没有想要放下，反而激发了一种好奇，想看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读到第一章的第三部分，将清了大概脉络，到了第四部分就豁然开朗了。

梁鸿：其实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阅读体验吧，一点点揭开谜团，一步步接近真相。在小说定稿之前，我发给几个朋友看过，他们都觉得小说进入有点难，担心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他们也疑惑为什么不把第四部分韩孝先的讲述放在前面来写，让韩孝先出来讲述，召唤出三个人物。我曾用一个月的时间根据他们的意见调整结构，反复琢磨。但这样调整我感觉不顺畅，我希望小说有缓慢的、时间的凝视感，如果把

第四部分放在前面，整个情绪都不一样了，而且，我们不能小瞧读者。现在的结构首先保证了每个主人公缓慢的叙述感；其次，在每个主人公叙述过程中又包含着某些谜团，让读者阅读时充满悬念，耐心地随着情节一步步揭秘，到第一章第四部分完全清晰，读者也会有种阅读上的成就感吧。

记者：您提到小说从构思创意到成稿，七易其稿，历时三年。在创作过程中，您认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语言，人物，叙事，还是结构？

梁鸿：写作中，确立语言是最为艰难的，它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灵魂。我试图写出每个主人公不同的语言形态。韩孝先可能是带有点疯癫的语言，韩立阁是典雅的语言，韩灵子是自然的、天真的语言，韩立挺是充满慈爱的、模糊的语言……我一直在琢磨的是语言，修改的也是语言，必须非常投入，进入到人物灵魂的内部，才能琢磨出独属于一个人物的语言形态。比如写韩孝先的语言，我查过不少资料，其实精神病人的内心是非常活跃的，语言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仿佛他们的语言是四面八方都拿过来横向使用，所以孝先的语言极为丰富，也极富想象力，但是你不能说他没逻辑，他沿着自己的情绪逻辑往前走。

另一个难点是人物的逻辑性安排。因为小说起笔比较玄幻，是非现实的，怎样做到让读者读起来可信，要赋予虚构情节合理性，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比如孝先最初是怎么看到立阁、立挺和灵子的？孝先如何在给民众传道的同时和这三个人说话？如何既有大胆的想象又有内在的逻辑性，这是我在写作时反复琢磨的地方。

希望那些被遗忘的生命能够再丰满一次

记者：书中四位主人公分别是有着现实维度的韩孝先、被处决的留洋武官韩立阁、遭遇车祸去世的女孩韩灵子、寿终正寝的教派长老韩立挺，您是怎样选择这四个人物的？其中，令人印象较深的是韩立阁和韩灵子，这两个人物仿佛早已在您心中发酵酝酿，等待时机喷薄而出。

梁鸿：这四个人物的出现是很自然的。立阁、立挺、灵子这三个来自地下的角色，其实是有基本原型的。我在《

国在梁庄》里提到过韩立阁这个人，可能有两三百字的叙述，他早年留过学、当过官，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被处决了。在我们村庄，还有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派家庭，韩立挺的形象就源自这个家庭中的成员。灵子，是好几个人形象的叠加。我母亲坟墓旁边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墓地，因为没有人照料，坟头几乎是平地了，很容易就踩上去，我父亲会说：“你别踩上去。”我就会想：她是谁？此外，我还加进去一个女同学的印象，虽然我不记得她的模样，但总觉得她一直在我心里。所以，他们的形象其实一直在我心里，只是没找到安放的地方。当我想到墓地下的声音时，他们马上就被召唤出来，变成有机的整体。我一直希望赋予那些被遗忘的人们一种形象和声音，让他们可以重新获得说话的权利，希望那些被遗忘的生命能够再丰满一次。于是，渐渐地，他们模糊的形象愈加清晰，在故事里慢慢地生长。

记者：在书中，您构建了一个奇特空间，故去的韩立阁、韩灵子、韩立挺与现实中心精神分裂者韩孝先相互交织生出许多富有哲理、耐人寻味的故事，充满了哲理性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追问，比如，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有些人物质富足但精神空虚，乡村的逐渐消失等，格局似乎更加开阔。这让人想到阿来描写汶川地震的作品《云中记》，也是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思考与叙述，呈现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

梁鸿：我想通过这本书探究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比如书中人们狂热地崇拜韩孝先，把他奉为“上师”，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孝先真的就是“上师”，而是因为人们的内心是空虚的，他们渴望得到精神的慰藉。我特别想表达这种精神状态——个体是什么状态，社会是什么状态，时代是什么状态，它们交织在一起，互相成就，互相影响。

记者：您之前因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描写农村的非虚构作品而被读者所熟悉。近些年您把精力更多放在《梁光正的光》《四象》等虚构作品上，这两种写作给您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

梁鸿：非虚构的魅力在于你面对真实场景，怎样把控、怎样理解，需要作者有深刻的洞察力去解析人性和社会内部的复杂状态，从单调的生活中

发现生命和社会复杂的意蕴，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虚构是一种飞扬的书写，是开放性的，你可以在其中遨游，它所考验你的是在遨游过程中有没有断线，你有没有找到虚空中故事和人物的脉络，有没有在虚空中发掘出与现实（社会的和人性的）之间的深刻联系。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对于我而言都是幸福的，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快乐。

恨不得自己变成故乡的那条河流

记者：今年2月，由贾樟柯导演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参加了第70届柏林电影节。作为片中的重点讲述者，您认为以影像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您的故乡与文字相比有何不同？这次拍摄您对故乡有没有新的认识？

梁鸿：影像更具有冲击力，有一个全景观，与观众是一个更加立体化的交流，而文字表达更内化一点，慢慢深入人心。每一次回到故乡，对我的情感都有不同的冲击。通过影像，能重新反观自己的村庄，也挺有意思的。在拍摄时，故乡的河流水流量不大，当时我觉得特别遗憾，怎么都5月底了，流量还这么小，因为在我心中，那条河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偏偏在别人来拍我的故乡时，河流没有呈现出她最美的姿态。那一刻，我恨不得自己变成那条有着最美姿态的河流。感觉自己与故乡的土地、河流、一草一木永远也不能分割。

记者：因为疫情影响，您未能出席柏林电影节。您也在2月2日的微博中写道：“今天写不下去了。和灾难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过于轻浮。傍晚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薄雪渐渐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而是一片雪花落下，最后改变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状。灾难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积累最后变成大的事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是写大的灾难，而是灾难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这次疫情会不会对您今后的写作有所影响？

梁鸿：疫情对每一个人都会不同的影响，只是我们的职业和角色不同罢了。作为作家，可能我会思考我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今后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这场全人类的灾难与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思考，但也许未必立刻就要去写。它是一个长远的疼痛，需要不断琢磨、思考、沉淀。也许疫情过去之后，人们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开开心心地上街吃饭、玩耍，但这个时候作家是不能遗忘的，要用文字来抵抗遗忘。

新书 过眼



《花火绣》
鲍尔吉·原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

该书是鲍尔吉·原野的首部长篇小说，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具有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在内蒙古赤峰市一个名叫花火绣的瑰丽草原的独特经历。一位名叫扎伊诺的诗人 and 主人公结成伙伴，在花火绣这片奇幻与现实交界的草原的各个角落——牧民家中、餐馆、集市、格萨尔王皮靴山上，展开吉河德式的奇遇，亦真亦幻、令人捧腹的同时也融入对当下草原现实的思考，是一部由荒诞生活碎片构成的奇遇记，也是一部艺术吸引力与思想性兼具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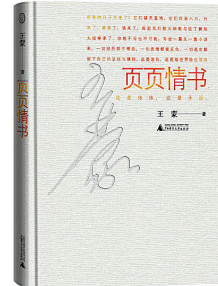
《瓦当的庄园》
朱洪海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

该书讲述了发生在庄园里一群小动物之间关于信任、团结、友爱、生命的一系列故事。全书共16章，每个故事都有不同的主题和思想，这些主题思想自然地融入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中，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随着曲折的故事情节进行思考。表面上，作者讲述的是动物间的友情和斗争，但剥开童话俏皮的外壳，探究内里，一句句、一字字，皆蕴藏着作者丰厚的人生阅历，饱含了他对于生命本身的思索和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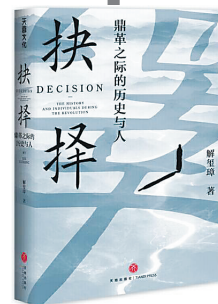
《莫比乌斯时空》
顾适 著
新星出版社
2020年2月出版

该书是中国科幻银鹰奖、华语科幻星云奖得主顾适的首部科幻作品集，收录了《嵌合体》《莫比乌斯时空》《强度测试》《A计划》等15个科幻故事，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记忆存取、人体冬眠、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等前沿题材，文风细致工丽，想象华美绚烂，兼容科幻、言情、悬疑之美；既有对未来科技的冷峻洞察，又不失女性主义的温暖曙光。



《一页情书》
王蒙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出版

该书收录了21世纪以来王蒙创作的12篇中短篇小说，既反映了北京郊区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迈入新世纪后生活与情感的变化，如《山中有历日》《小胡子爱情变奏曲》等，又描摹了居住在别墅区人们的生活百态，如《悬疑的荒芜》《岑寂的花园》等，还有表现城市丧偶老人晚年相亲的幽默遭遇，如《奇葩奇葩处处哀》等。郊区农民新生活的千变万化，别墅区人们的奢华与空虚，城市丧偶老人新情感的艰难曲折等，无不反映了中国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及意识观念上的变化，体现了作者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情感。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
解玺璋 著
天地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该书集中描摹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群像，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包括陈洪绶、傅山、俞理初、黄宗羲、李贽、吕留良、严复、吕碧城、徐世昌等人。作者着眼于这些人物在风雨飘摇的鼎革之际的人生经历和个人选择，以此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作为历史叙事，作者尊重历史真实和笔下历史人物的选择，不预设立场，不丑化也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以史料为基础构建出可信的历史现场。

“文史互动”的顺畅表达

——读王子龙文化散文三部曲

□景然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如何承继经典之美又兼具时代感成为摆在写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时代呼唤更多呈现悠久历史文化、凸显人文精神的作品，文史互动创作理念就应运而生。

文史互动创作理念，强调以诗证史，以史注诗，文史互动。以平易近人、利于传播推广的方式促进全民阅读。《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季军、石家庄学院教师王子龙，秉承文史互动的创作理念，从2017年至今，创作了文化散文三部曲：《你若幸福，必有诗香：温习最美唐诗》（万卷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千年历史千年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1月出版）、《穿越千年赏好诗》（河北教育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这三部作品较好地呈现了诗词与历史之间的良性互动，抓住了史诗同源的诗意传统，为读者讲述诗词背后的历史，以诗词串起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

这三部作品，契合了人文教育和文化阅读的双重需要。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土壤，而这些历史事件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则集中体现在诗歌中。如《你若幸福，必有诗香：温习最美唐诗》一书中《由盛转衰的悲歌》，作者先以《长恨歌》中“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诗句串起安史之乱的历史叙述，又旁征博引唐代诗人李益《过马嵬》和清代才子袁枚《马嵬驿》，将安史之乱后大唐颓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作者的评析没有简单停留在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顺势对安史之乱发生的历史条件进行深度剖析，用多角度立体化的眼光来看待史实，帮助读者获得立体的见解。历史和诗歌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读懂历史的同时走进饱含历史信息的诗歌，才能更好地构建大历史大语文的人文观念，这正是文史互动创作理念所体现的人文内涵。

再以《穿越千年赏好诗》为例，书中选取小学课本中的古诗《风》来进行解读，由初唐名臣李峤入手，把李峤为官清正的“史”和熠熠生辉的“诗”进行交融解读，让读者由李峤的诗走进李峤的人，从风的清明走进李峤的清正品格。李峤，历任五朝，三度拜相，为人正义，性格耿直。“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小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风的各种姿态，值得一提的是，全诗无一处不在写风，但全篇却没有出现“风”这个字眼，这样我们不仅难以在触觉上对风有所感知，在视觉、听觉上也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风的存在。

《千年历史千年诗》中的《抗倭大业——胡宗宪、戚继光、徐渭》对文武全才的徐渭做了刻画。徐渭，字文长，绘画书法作

诗全能，却一生穷苦。为国抗击倭寇有功，却因朝廷党争而被迫得精神失常，他的抱负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文采风流却万古长存。正如书中所说：“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作者从徐渭名作《题墨葡萄诗》写起，把这位明代奇人的生平徐徐展开，串起抗击倭寇的历史以及胡宗宪、李如松、三娘子等历史风云人物，把诗词的叙述归入历史背景中，用诗词串起历史，用历史解读诗词，达到文史互动的效果。

王子龙这三部作品既相互独立，又有其内在联系。虽每本书侧重点不同，但都把文史互动的创作理念贯穿始终。

《你若幸福，必有诗香：温习最美唐诗》，作者主要侧重对辉煌灿烂的唐诗进行赏析，对唐朝的历史以及著名诗人的生平作品进行介绍，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唐朝；《千年历史

千年诗》，作者将叙述的视角拉长，侧重于五千年历史长河全景呈现，从先秦到明清，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诗作和诗人基本都有所涉及，让读者可以纵览历史长河全貌，丰富了读者对同时期的历史和诗词的认知；《穿越千年赏好诗》，作者的侧重点向学生群体倾斜，突出了语文人文性和工具性结合的特性。书中所选取的作品大都是部编本新教材中涵盖的古诗词，以点带面，介绍典型代表作品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学生们在赏析诗歌的同时还能了解诗歌背后的历史，在提升文学底蕴的同时也增加了历史底蕴。

就作品风格而言，这三部作品兼顾了学术性与趣味性，契合时代声音，为读者所喜闻乐见。此外，文史互动创作理念在促进新时代文学写作，推动全民阅读以及更好地辅助语文和历史教育、树立文化自信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